

W

ZHANSHEN
DE
WUTA

刘青弋 刘春 著

战神的舞蹈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士兵书库》出版说明

为士兵战友编一套丛书始终是我们的心愿。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特殊的武装集团有着丰富深邃的内涵,成为她的一分子无疑是光荣、幸运的。因此,热爱她,了解她,并服务于她,便成为每位士兵的崇高职责。

我们精心编辑的这套丛书就是出于这种目的,即通过生动活泼的文字,展示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历史、地理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知识,为军营文化营造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这道风景线里徜徉、默读、沉思,可以开阔视野,提高政治素质,陶冶革命情操,增长科学文化知识技能,为做一个合格的军人铺路搭桥。

我们依据广大战士对图书需求的规律和特点,在内容规范和写作方法上,尽量做到贴近连队生活实际,从国情军情出发,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使每一本书成为战士的知心朋友。

知识就是力量。当今处于伟大的变革时代,在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实践、社会发展更加多样化的今天,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急需知识更新的今天,愿《士兵书库》为士兵战友们带来新的气息和活力。

编者

“军旅文化丛书”前言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战争与和平是永恒的主题,军事文化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中,文化工作始终肩负着战斗与宣传的双重任务,在战争年代激励官兵浴血奋战,在和平年代鼓舞官兵保家卫国,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

“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军歌嘹亮,伴随英雄儿女血洒疆场;一篇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传颂半个世纪,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一幅油画《开国大典》风雨沧桑,引导后人走进岁月深处;大型舞剧《东方红》展示中国革命史,让后人叹为观止……

本丛书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摄影、话剧、影视等卷,在一定范围内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发展史,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光辉历程。个别卷从古代军队文化延伸开来,因为文化传承总是源远流长。

这套丛书是讲军事文化的,如果它们能够作为军事文化积累,对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事业做出贡献,能够作为积极的精神产品,使读者开卷有益,那么编者就很欣慰了。

丛书编辑部

2001年10月11日

目 录

概 述	(1)
第 1 章 古战场的回声	(7)
狩猎操练的武舞——《云门大卷》——《大武》——《国殇》——角抵奇戏——《破阵乐》——《剑器舞》——《兰陵王入阵曲》——《杨烈舞》	
第 2 章 硝烟中的跳踏	(30)
红军歌舞与《国际歌舞》——长征宣传队与《打骑兵舞》——士兵艺术家——吴晓邦与《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丑表功》——《虎爷》——戴爱莲“警醒”——《空袭》——《思乡曲》——延安新秧歌——战神的跳踏——进军歌舞	
第 3 章 历史的回眸与英雄礼赞	(64)
翻身道情——专业化正规化——《和平	

鸽》——《母亲在召唤》——《金仲铭之家》——《最可爱的人》——《血染的战旗》——《三千里江山》——第一届全军文艺汇演——《轮机兵舞》——《藏民骑兵队》——第二届全军文艺汇演——《飞夺泸定桥》——《不朽的战士》——《五朵红云》——《湘江北去》——《雁翎队》——第三届全军文艺汇演——《战士的心》——《死靶要当活靶打》——《野营路上》——《洗衣歌》——《艰苦岁月》——《八女颂》——《小刀会》——总政雄风——各大军种的风采——四大军区的超越——全军的亮丽——17年的跃进——《东方红》

第4章 “红海洋”中沉浮的军魂 (115)

“文化革命”与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沂蒙颂》——畸形发展与红色经典——《战马嘶鸣》——《草原女民兵》——《夜练》——第四届全军文艺汇演——和平下的演练——《骄杨颂》——《军民鱼水情》

第5章 “新时期”的尖兵突进 (144)

《爱情之歌》——《再见吧,妈妈》——《无声的歌》——《金山战鼓》——《剑》——《高山下的花环》——《中国革命之歌》——全军第一届舞蹈比赛——《一条大河》——《踏

着硝烟的男儿女儿》——《线的旋律》与《公民》——《八女投江》——《八圣女》——《小小水兵》——《军礼》——《当我成为战士的时候》——《你从战场归来》——《囚歌》——军中新古典——第五届全军文艺汇演——主题歌舞兴起

第6章 迎接新世纪的七彩沙盘 (179)

90年代多样化——全军第六届文艺汇演——阳光、春天、英雄——飞翔、远航、长剑——《边关沉月》——《儿啊儿》——《秦王点兵》——艺术个性化——苏时进“突围”——张继刚“转舵”——赵明《走、跑、跳》——陈惠芬营造诗境——光荣与梦想

概 述

朋友,当“战神的舞蹈”这一行字眼跃入你的眼帘,你的脑海里是否浮现出《山海经·海外西经》里的那个刑天?“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你会不会感叹:英雄伟哉!自古英雄为夺天下而生而死,而存而亡。刑天不畏天帝强权,敢以蚂蚁撼大树的精神和天帝争霸天下,当其身首分离,仍然以乳作目,以肚脐作口,舞动着自己的长矛,要和天帝决战到底。在这可歌可泣的壮举中,呈现了何以了得的英雄气概!“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无疑,刑天不只是

中国神话中的战神，他也是中国武士英雄的象征。刑天的舞蹈绝不是娱人娱己的表演，而是勇士心中不屈不挠的斗志的彰显。

在刑天的舞蹈里，你会感受到一种英雄精神的浪漫。这种精神的浪漫最崇高的表现就在于：为了一个理想和信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种精神的浪漫显然是来自华夏民族的精神的浪漫。这一点或许你能够在《山海经·海外北经》中另一个神话传说“夸父追日”中得到证明。“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在现代哲学家那里，认为这个故事说的是关于“道”的故事——是表现了代表阴性的水神夸父和代表阳性的日神太阳的对立与统一。而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更相信这个神话的另一种歧义，把“夸父逐日”视为人与自然抗争的悲剧，并把它看作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的象征。

刑天的舞蹈感天动地是由于其中蕴含着一种独特的美学意味。英雄以“人定胜天”的思想，在敌人面前表现出巨大的力量，勇往直前，从容不迫，不屈从命运的摆布。并且它以磅礴的气势、强烈的主观抒情表达自己的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理想。

刑天之舞的艺术魅力应该说个中还闪现着中国人的人生“艺术化”的气质和光彩。中国人的生活的最高境界是追求“艺术化”的生活。中国人用园艺园林把自己的生态环境艺术化了；中国人用玩具和琴、棋、书、画将自己的生活游戏化了；在外国人的眼里，“礼节是中国人以戏剧的方式进行思维的表现”；甚至中国人沉迷于的哲学讨论也常常是交织

在一些高级雅致的愉快的游戏和艺术之中。刑天之舞的魅力在于他把死亡亦“艺术化”了。他在沙场上舞蹈，他在战场上跳踏，他用生命的欢歌勇敢地拥抱着死神，又用死神之舞去摄走敌人的魂魄。刑天之舞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诗意的死亡，这是由于在正义战争中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刑天用生命的舞蹈创造出的一种美丽，使你记起冰天里的雪莲，冷峻中透出几分纯净；或使你想起刺刀上的玫瑰，尖锐中带着一抹艳丽。这种冷艳的黑红色的美，在理想和人性的光辉照耀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刑天的舞蹈还在不知不觉中向我们揭示了舞蹈艺术的本原。舞蹈绝不只是花前月下的徜徉，亦绝不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用中国现代诗人闻一多先生的话语来说，它无外乎是：以综合性的形态动员生命，以律动性的本质表现生命，以实用性的意义强调生命，以社会性的功能保障生命。

一手握着弦琴，一手握着金盾，被人们视为太阳神的“阿波罗”，在奥林波斯教中不仅是威震四方的“战神”，同时亦被推为“阿波罗—缪斯革忒斯”——缪斯之首。而 20 世纪的中国可被视为“阿波罗”的则是一群从硝烟中踏出七彩之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舞者。大凡知道他们如何在炮火硝烟中跳踏的人，知道他们如何用生命之光温暖人间或化作“阿波罗之剑”射向敌人，就会毫无疑问地像我一样，把他们的形象和如今珍藏在梵蒂冈博物馆的那个坐在七弦琴边的美少年——阿波罗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用灵魂和肉体创造的精神财富，在提升民族整体文化的高度上所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已为世人瞻注。

人民的军队诞生于国家与民族的危难时刻，而诞生于

人民军队的舞蹈艺术便展现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并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精神形态。由士兵用生命创造的舞蹈,是在坑道、阵地、炮火和行军的间隙中舞蹈出来,或许不失稚拙、质朴、简陋,然而当他们无数次地和死神擦肩而过之后,这种稚、朴、陋就变作一种成熟和灿烂;舞蹈着的士兵以肉体的蹈奋作为匕首和投枪,便使其蕴藏了生命无限的复杂和深刻。这个中显现的是一个民族为了理想的实现而勇于牺牲的精神的崇高,亦显现的是引领他们跨越死亡的民族精神之浪漫。而这种崇高和浪漫在历史的河流的动态过程中就孕育出中国现代艺术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艺术家以高昂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以鲜明的现实主义美学取向,使艺术成为宣传人民、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有学者认为,中国民族传统、艺术传统以及革命传统的基因是以胶着状态能动地全方位地作用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美学机体的,而一个最直接的、具有高度综合性质的美学形态,便是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的历史性延伸(参见艾斐:《建国后 17 年文学的主体美学与个体审美方式》)。我以为,这一分析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美学机体而言,具有整体的意义。由此观之,人民军队的文学艺术的创立与发展在整个现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创立与发展的历史格局中的地位与意义亦在不言之中。

萌发在非常中国的人民军队的舞蹈艺术的存在与发展,以超越军事学领域的意义在中国舞蹈发展史上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和价值。本世纪 20 年代的红色根据地,在残酷的战争中,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而开展的舞蹈活动,在今天看来无疑成为中国现代舞蹈艺术建构的基石。活跃在苏区

的三大“赤色舞星”李伯钊、刘月华、石联星和当时在国统区进行中国现代舞蹈艺术探索实践的黎锦晖、吴晓邦等艺术家一起成为中国现代舞蹈的奠基人。中国工农红军的舞蹈,虽说服务于武装斗争的需要,但在美学机制上和中国新文化运动在精神上合流。并且在舞蹈的美学建构领域和新文化一样,在十月革命以来的苏联红军的革命舞蹈文化,在西方现代舞蹈文化中广采博收,深深扎根于自身的本土文化,力求创造出人民的、大众的、科学的、民主的、中国民族的崭新的舞蹈文化。可以说,这一舞蹈艺术美学思想的建构,在延安的“新秧歌”运动中走向了成熟。因此,由一个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以民族斗争作为其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的形态的生态环境中,由一个地位不断上升,并且在整个后半世纪成为统治阶级所创造的初步走向成熟的意识形态——舞蹈艺术作为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它的影响对中国现当代舞蹈艺术从内质到表象的覆盖可以说是立体的、全方位的。甚至在新旧中国交替,百废待兴的时刻,它就是这个民族舞蹈文化的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作为中国青年艺术团把《大秧歌》、《腰鼓舞》带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参加了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中国民间舞首次在世界舞台上荣膺特等奖的桂冠,火红的八一军旗代表着尚未问世的国旗在国际领奖台上冉冉升起,新中国的舞蹈艺术以朝气蓬勃的风范开始了它的新生。在跨越半个世纪的新中国舞蹈艺术的建构和发展中,人民军队的舞蹈家的功勋自然是功不可没,甚至于在中国舞蹈文化发展探索的转折点上,他们以战神的勇敢和舞神的诗情,以

既具阳刚之气,又不失阴柔之美的舞风,使自己的艺术站在时代的前沿。并和同代的舞蹈艺术家们一起,把民族的舞蹈文化不断提升到新的高度。这种成就的历史成因是显而易见的,万变不离其“宗”之中的,就是那些融入血液,铸刻在骨子里的精神传统。

朋友,刑天之舞是否让你体悟到中国武舞艺术精神之传统?现代士兵的舞蹈是否让你懂得了军中舞蹈艺术的本质?如是,那么就让它伴随着你和我一起走过,去看在历史中上演的一幕一幕“战神的舞蹈”。

第1章 古战场的回声

战神的跳踏是勇士的跳踏,战神的舞蹈是在战场上的蹈奋,战舞的道具是武器的发明。而最早的勇士是最好的猎人,最早的战场是大自然的围猎场,而最早的武器绝不是用于杀人,因此,最早的“武舞”是为狩猎技能提升的操练。而这种为了获取猎物 and 食物的武装操练就是后世“干戚之舞”的滥觞。

狩猎操练的武舞

断竹，续竹；

飞土，逐宍。

这首记录在《吴越春秋》里的《弹歌》，相传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随着歌谣质朴、明快的节奏，今人可以想象到唱歌人表演的动态。先民们挥动着石刀石斧，富有节奏地砍下竹子，把竹子制成弹弓，以土石做成弹丸，从弹弓中飞出去，逐杀野兽。真不失为一个热烈而紧张的原始人狩猎舞蹈场景。为了自我生命的存活，获得可吃的食物，为了维持部落的生存，抵御猛兽的侵袭，人们除了勇敢还必须有强健的体魄和熟练使用武器的技术。因此，“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首诗中8个字，4个动词，4个名词，4种动态，它反映了原始人制造工具，狩猎获取食物的生活过程。或许这首诗又将这种生活进行高度地凝炼，在舞蹈化的动态中，对年轻的猎人和后代进行狩猎技术的操练。或许，在狩猎成功后的狂欢中，人们唱着这首歌，再现其狩猎的过程，再度体验那令人惊心动魄的场面。

上述的“舞蹈”场面在今天原始舞蹈的遗迹中亦得到证明。在甘肃黑山岩画上，考古学家发现一批年代久远的岩画。其中一幅就是惊心动魄的狩猎场面。猎手们步步紧逼，野牛野兽扬尾抵角，真是剑拔弩张，困兽犹斗。

另一幅“操练图”上，几十个人头插雉翎，扎腰着裙，武士装扮，分为3组，或叉腰叉腿直立，或“骑马蹲裆式”半蹲，一手叉腰，一手曲肘向上，表现了部族武士练“武”习“舞”的宏大场面。

为着狩猎成功的功能而创造的“武舞”形式，至今在一些民族民间舞蹈中尚有遗存。最有代表性的有纳西族的民间舞蹈《热哦哦》，《热哦哦》可以说是纳西族的同义词。当地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没有热哦哦，就没有纳西族。”每当丰收、节庆、集会、猎获之后，人们围着篝火，跳舞狂欢，男女部族的人们合围成圈，男子洪亮高亢的喊叫着，女子急促而尖锐地吆喝着，快速、有力、有律的脚步都来自猎牧生活，紧张热烈的场面与动作是原始狩猎生活的再现，亦是对下一次狩猎的操练。

在瑶族的“长鼓舞”的起源的传说中，也有一种和狩猎操练相关的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位父亲带着3个儿子打猎，父亲不幸被野羊顶下山岩身亡。3个儿子为父报仇，每天手持木棒练习打杀野羊，最终打死了野羊，这一锤炼猎手的形式逐渐发展为今日“长鼓舞”的形式。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渐形成，部族间矛盾冲突日益加剧，武器从屠兽转为杀人，祭祀中的“牲祭”也变为“人祭”，猎手“成为屠夫”，“武舞”气势磅礴的场面演变为阴森可怖的屠场。

在内蒙古狼山的岩画中就有这样的场面：3个舞者两臂侧举，提肘，手下垂，双脚叉立而舞，另一位舞者一手前伸握着似刀似牛尾之物，一手后举，远处一具尸体，而一颗人头则在他的脚下。这大概表现了原始庆功或祭祀中的“血

祭”场面，牺牲多是部落的俘虏。

在今天的高山族的祭祀歌舞中，最令人惊心动魄的“猎头”习俗便是常用于祭神、祈丰、男子成年礼或部落复仇祭场合的歌舞形式。这种习俗直到清代仍有传袭。范咸等《重修台湾志》中有诗句说：“傀儡山深恶木稠，穿林如虎攫人头。”清人郁永河《土番竹枝词》也说：“博得头颅当产列，髑髅多处是豪门。”说的是当时有富家以猎取人头数目夸耀财富。后来，乾隆年间的民族英雄吴凤，为除此恶习，百般劝解未果，最后以身殉德，使人民警醒，消除此陋俗。此后有些民间祭祀“猎头”的歌舞习俗便转而为祭祀吴凤而举行。

《云门大卷》

在中国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武舞”正式创制于西周初年。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稳定已有的社会秩序，制作了“六代乐舞”，亦称“雅乐”。是用于宗教、政治、各种典礼仪式活动中集歌、舞、乐为一体的礼仪活动。

“六代乐舞”中包括有：黄帝的纪功乐舞《云门》、唐尧的纪功乐舞《大章》、虞舜的纪功乐舞《大韶》，夏禹的纪功乐舞《大夏》，商汤的纪功乐舞《大濩》以及周武的纪功乐舞《大武》。其中《云门》与《大武》两个乐舞和武舞有关。

黄帝号有熊氏，又号轩辕氏、相传为北方民族的始祖神。《史记·五帝本纪》载：

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黑、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以黄帝为首的部落后来向黄河流域和江汉流域不断发展，逐渐形成华夏民族的前身。

周代初年，制礼作乐，歌颂先祖先王纪功的乐舞“六代乐”，“以舞教国子”的第一支乐舞便是黄帝的《云门大卷》，简称《云门》。

一般认为《云门》主要是为了歌颂黄帝的“盛德如云”。而另有传说则认为黄帝的“盛德”主要是在逐鹿之战中打败蚩尤，所以《云门》又称作《咸池》或《大咸》。

苏鹗的《苏氏演义》卷下说：

黄帝之初，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铜头铁额，食啖砂石，制五兵之器，而变化云雾。

《韩非子·十过》说：

师旷曰：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作为《清角》。

《晋书·乐志》也载：

蚩尤氏帅魍魉与黄帝战逐鹿，帝乃令始吹角，